



通鑑總類卷第二

正統門

司馬公辨歷代正統相傳

魏黃初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祭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

其孰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灋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

正統門

通鑑總類卷二

一

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阮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



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灋。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

正統門

道鑑總類卷二

二

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姚弋仲使諸子歸晉

東晉永和八年。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

北魏承晉爲水德

齊永明十年。魏高祖命羣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秦之旣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爲宜爲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於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於邲。鄢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况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詔承晉爲水德。

名分門

唐魏徵謂下多輕上不可長

貞觀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

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

名分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

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

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眊眊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今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 李愬請示蔡人。以上下之分。

元和十二年。裴度遣馬摠先入蔡州。慰撫。度入城。李愬具囊韃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 柳公綽服囊韃。見牛僧孺。

寶曆元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敬宗荒淫。嬖幸用。

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繫韃候於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竒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 李絳引故事正僕射之禮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持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敬宗聽行舊儀。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名分用

通鑑總類卷二

六一

### 宣宗罪內閣使不避宰相

大中十年。內閣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宣宗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宣宗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 孔緯不許李順節班見百僚

龍紀元年。昭宗賜楊復恭假子楊守立。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後漢郭威以頭子易置留守

乾祐二年。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特位兼將相。有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卽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亡

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後周世宗却畱從劾置邸上都

顯德六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劾。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速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名器門

漢明帝不許館陶公主子求郎

永平十八年。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楊秉諫桓帝除郎之濫

延熹七年。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名器門

道鑑總類卷二

八

靈帝開邸賣官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二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今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陪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

崔烈入錢爲司徒

中平二年。三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

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由是聲譽頓衰。

晉趙王倫篡位濫加爵賞

永寧元年。正月乙丑。倫備灑駕入宮。卽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黨與皆爲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大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並爲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名器用

通鑑總類卷二

九

陳頽請罷己亥格

建興元年。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陳頽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

宋明帝用阮佃夫等預政

泰始四年。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卽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負

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伊夫尤恣橫。人有順迂。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縮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官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北魏程駿奏罷祔廟賜爵

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魏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允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修故事而已。

名器門

通鑑總類卷二

十一

陳徐陵爲書示衆

天康元年。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唐高祖以舞胡爲侍郎

武德元年。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

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 則天試官之濫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盪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効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 蕭至忠諫中宗

景龍二年。二月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歲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 斜封墨勅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

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媿好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

### 斜封不由兩省

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 三無坐處

三年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太府卿

名器門

道鑑總類卷三

十三

韋嗣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爲相。彥昭張掖人也。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 斜封停任者量材叙用

景雲二年。崔涖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爲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柳澤上疏。以爲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覆相

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今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爲禍不細。上弗聽。

### 郭虔瓘奏奴除官

開元四年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材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螽蟄。爲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 張九齡諫明皇不宜以宰相爲賞功之官

二十三年。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卽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 張九齡力爭牛仙客實封

二十四年。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

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肅宗官爵之濫

至德元載。四月。郭子儀與安守忠相守七日。守忠爲遁。子儀逐之。官軍大潰於清渠。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陸贄疏諫獻瓜果者不宜授官

興元元年。德宗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

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名器門

通鑑總類卷二

十五

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 裴垪不敢私故人

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裴垪爲平章事。垪罷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垪資給優厚。從容歛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垪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垪則必不可。

### 裴度不用債帥

太和元年四月。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大僕卿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



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 宣宗重惜名器

大中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 賜李行言金紫

名器門

通鑑總類卷三

十六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 不允醫工求官

九年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緋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

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脉。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 蔣伸稱近日官頗易得

十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 懿宗以將軍授樂工

咸通八年。樂工李可及善爲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名器門

通鑑總類卷二

十七

### 僖宗賣空名御史告身

乾符四年。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

### 令四人擊毬賭三川

廣明元年。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

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  
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  
潛

後唐莊宗以手搏除節鎮

同光二年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  
其技帝曰汝能勝我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  
以存賢爲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  
食言矣

嚴旭以歌得刺史

天成元年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  
王衍用爲蓬州刺史明宗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  
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名器門

道鑑總類卷二

十一

歲賜告身以萬數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  
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  
身有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  
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  
厥費無多朝廷授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  
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  
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  
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後晉李詳請重名器

天福三年。中書舍人李許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從之。

漢郭威請徧加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等四人亦加官。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天雄節度使高行周等十人。皆加師傅。中書令侍中。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風化門

漢馬廖勸太后成德政

建初二年。馬廖慮羨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風化門

通鑑總類卷二

三十一

東晉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桀紂

升平五年。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唐魏徵與封德彝辨化民之效

貞觀四年。太宗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父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

食。渴者易爲飲也。太宗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太宗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太宗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風化門。

通鑑總類卷三

二二二

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太宗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 高宗登樓觀風俗

永徽三年。高宗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變俗門

趙武靈王令國人胡服

周赧王八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今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今而招騎射焉。

北魏高祖欲斷諸北語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高祖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高祖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高祖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

其誰敢違。高祖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比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遂下詔。不得爲比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高祖責任城王不能變舊俗

永元元年。魏高祖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高祖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高祖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興作門

漢東方朔諫起上林苑

建元三年。武帝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畷。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漭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入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畷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興作門

通鑑總類卷二

三四

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外。武帝乃拜朔爲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魏王朗諫明帝營宮室

太和元年。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明帝方營修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是用列朝會。崇華之後。是用序內官。華林天淵。是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陳羣等諫明帝力役不已

青龍三年。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

興作門

道鑑總類卷一

二十五

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比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

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凜。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亾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後趙王虎作太武殿及東西宮

東晉咸康二年。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乃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

興作門

道韞總類卷二

二十六

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用牛百頭。鹿。廬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旣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王彪之止謝安增修宮室

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卽東府

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救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北魏世祖不肯增峻京城

宋元嘉四年。魏世祖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興作門

通鑑總類卷二

二十七

高允諫高宗起太華殿

大明二年。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高宗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高宗納之。

齊東昏侯大起諸殿

末元二年。後宮火。時東昏侯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

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東昏侯曰。栢梁旣災。建章是營。東昏侯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 梁武帝築浮山堰

天監十四年。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背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相合。

輿作門

通鑑總類卷二

二十一

### 淮堰成而復壞

十五年。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二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潰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蔡東注。則遊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蔡東注。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武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絢旣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賈平

甚厚澄遂不行

隋楊素盛飾仁壽宮

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侯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文帝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文帝。文帝擢爲內史舍人。

煬帝築西苑

與作門

道鑑總類卷二

二九

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般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詔路道德築離宮

十二年。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

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唐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貞觀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亾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魏徵諫作飛山宮

十一年。太宗作飛山宮。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北門營繕

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天后命僧懷義起明堂

垂拱四年。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輿作門。  
木十圍。上下通貫。栴檀檟槐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上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鷲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天后不報。

後唐莊宗別建一樓以清暑

同光三年。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目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莊宗乃



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

閩主作紫微宮

後晉天福二年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  
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薛融諫修洛陽宮

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  
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  
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  
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高祖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後周世宗先立標幟展外城

顯德二年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

興作門

通鑑總類卷二

三十三

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  
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  
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革弊門

唐順宗首革貞元之弊政

永貞元年。順宗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官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順宗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

憲宗不從劉光琦稱舊例

元和三年。羣臣上尊號。赦天下。自今長史詣闕。無得進奉。知

革弊門

通鑑總類卷三

三十三

樞密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憲宗從之。光琦稱舊例。憲宗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柰何不改。

文宗深知兩朝之弊

寶曆二年。文宗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縷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文宗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

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  
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章弊門

通鑑總類卷二

三四

賞罰門

蜀相諸葛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魏明帝青龍二年。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袞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灋。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灋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比魏辛雄諫魏主不明賞罰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年不決。亡軍之卒。宴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

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東魏高澄問杜弼政事之要

梁武帝清泰元年。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祭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貶責門

東晉殷浩卒於徙所

永和十年。殷浩少與桓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今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唐李義府長流不聽還

乾封元年。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

婁師德等以兵敗獲貶

貶責門

通鑑終類卷三

三十七

萬歲通天元年。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彩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旣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裴仙先以流人獲拜詹事丞

景雲元年。睿宗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仙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比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詞都下事。天后之誅流人也。仙先先知之。逃奔胡中。比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仙先以待報。未殺。旣而天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仙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仙先在。拜

詹事丞

憲宗貶韋執誼爲崖州司馬

永貞元年。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憲宗復以王叔文之黨徙遠州

元和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憲宗與武元衡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貶責門。

通鑑總類卷二

三十八

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憲宗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憲宗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功賞門

韓昭侯藏弊袴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咲。頓有爲。頓。咲有爲。咲。今袴豈特頓。咲哉。吾必待有功者。

漢蕭何張良陳平以功封侯

六年冬十月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封鄼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鬥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高祖先封雍齒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



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 蕭何功第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

功賞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十一

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霍光諫昭帝守先帝有功封侯之約

始元元年九月。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附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北魏韓顯宗不作露布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纒。虛張功烈。尤而効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

功賞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十二

北齊斛律光請遣使勞軍

陳宣帝太建三年。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唐太宗面定勲臣

武德九年九月己酉。上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 宋璟痛抑郝靈荃之賞

開元四年閏月己亥，宋璟兼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 李泌謂以官賞功有二害

至德元載，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

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武宗謂無官可賞李德裕

會昌四年。澤潞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

後唐周匝乞二州報恩

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莊宗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生全者。

功賞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三

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以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後周太祖戮軍士流言者

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

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  
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  
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功賞門

道鑑總類卷二

四十四

奏功以實門

漢國淵上首級皆如實數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崩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晉石鑿以虛張首級被黜

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奏功以

通鑑總類卷二

四五

濫賞門

漢更始濫授官爵

更始二年。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羣小膽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晉王導欲賞路永等官爵

咸和四年。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

唐穆宗優假將卒

濫賞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十五

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穆宗濫賜

三年。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後唐路王預借五月僦直

清泰元年。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旣至。

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王政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無間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李專美請據所有均給將士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笞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罷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濫賞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七

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公法門

北魏源懷不以舊交怒元尼須

梁天監二年。魏主以源懷持節巡邊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泥須揮淚無以對。竟案劾抵罪。

唐太宗不私龐相壽

貞觀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六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太宗不阿親戚

十七年。四月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鞠承乾獄。陰爲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

高宗謂官司多不盡公

永徽元年。閏月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濫。實亦不

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 宣宗不以工藝廢法

大中十一年。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踈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

公法門

通鑑總類卷二

四十九

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 後唐潞王欲殺楚臣祚

清泰元年。帝欲殺楚臣祚。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臣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臣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乙卯。長流臣祚於登州。

### 後周太祖不私故吏

廣順二年。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法令門

衛鞅募民徙木

周顯王八年。秦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灋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灋。衛鞅曰。灋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灋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通鑑總類卷二

五十一

漢高祖約法三章

元年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灋久矣。今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梁統論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建武十四年秋。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

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灋。吏易殺人。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願宣詔有司。定不易之典。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晉裴頠劉頌論刑法不壹

法今門

通鑑總類卷二

五十一

元康九年。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皆爲過當。恐姦吏因緣得爲淺深也。劉頌復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

亦不能革也。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任者欲速事。竟不行。

熊遠請以律令經傳爲駁議。

建興元年。熊遠言於琅邪王睿曰。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王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諂。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符堅用鄧羌王猛

晉穆帝升平三年。秋七月。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

法令門

通鑑總類卷二

五十一

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梁武帝思秣陵老人之言

天監十年。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旣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爲瀆。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北齊張老請定齊律

梁簡文大寶元年齊王初立勵精為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超不發書倍殺其使齊王善之命守宰各設倍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宮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詔右僕射薛琬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

唐李素立諫高祖棄法

武德元年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灋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

法入門

道鑑總類卷二

五三

增新格五十三條

七年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灋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

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太宗謂灋令不可數變

貞觀十年十二月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太宗謂不可變法度

十五年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

狄仁傑奏權善才范懷義不應殺

儀鳳元年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

法今門

通鑑總類卷二

五十四

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今灋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柳公綽誅舞文吏

長慶三年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

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 馬植奏不應減免重囚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宣宗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踈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邾。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幸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法今門。

通鑑總類卷二

五五

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 後梁寇彥卿殺人崔沂奏論如法

開平四年三月。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太祖。太祖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鬪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詔令制誥門

漢山東父老扶杖聽文帝詔令

二年賈山上書曰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第五倫見詔書歎光武爲聖主

建武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唐太宗因旱蝗下詔

法今門

通鑑總類卷一

五十六

貞觀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已已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北門翰林之制

天寶十三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當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今張均草制楊國忠

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

### 德宗奉天詔書聞者揮涕

建中四年。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 興元詔書士卒感泣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

詔今用

道鑑忽類卷二

五十一

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求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妄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旡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陸真谷。自今中

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詔令門

道鑑經類卷二

五八

### 詔令不信

貞元三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 令狐楚草制

元和十四年。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憲宗罷之。顧

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擢兼謩左拾遺內供奉。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憲宗。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憲宗由是薄楚之爲人。

### 武宗令李德裕草賜黠戛斯書

會昌三年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武宗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比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意。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武宗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 李德裕詔語要切

武宗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武宗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夜召學士草制

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宗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崔嘏坐罪

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貶端州刺史。

鄭畋草劉瞻制坐罪

咸通十一年。劉瞻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

詔今門

道鑑總類卷二

五十一

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韋貽範起復

天復二年七月。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昭宗卽命罷草。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昭宗曰。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己亥。再起復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視事。

後漢范質草詔令得宜

乾祐三年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罷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詔令門

通鑑總類卷二

六二

赦書門

漢臣衡荀悅論赦

永光二年。元帝問給事中臣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蟲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赦書門

通鑑總類卷二

六十二

吳漢願光武無赦

建武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蜀漢諸葛亮不發赦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蜀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

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 晉郭璞請發赦

太興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郭璞。以元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 郭璞復上疏請赦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元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

赦書門

通鑑總類卷二

李三

### 王彪言郊祀不應有赦

永和七年。穆帝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於徼幸矣。昱從之。

### 唐太宗不欲數赦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 陸贄言竄謫者未霑恩

貞元十年。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德宗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不



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恐非便。贊復上言。以爲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乞更賜裁審。

陸贄陽城皆死貶所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

赦書門

通鑑總類卷二

六十四

李絳白居易上言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已未雨降。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李逢吉恐李紳量移

寶曆元年。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在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

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敬宗卽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後晉張允上駁赦論

天福三年。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聲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

